



# 佛典目錄對中國目錄學之影響

智銘

(續上期)

## 十一、大周刊定衆經目錄

自道宣之「大唐內典錄」以後之二十八年，至武后則天皇帝之天冊萬歲元年(西六九五)，明詮(侄)等編集「大周刊定衆經目錄」十五卷，此錄之出，可能有認定爲武后則天皇帝之欽定目錄之意味。

## 十二、開元釋教錄

開元十八年(西七三〇)智昇製作「開元釋教錄」二十卷，此錄對漢文佛典眞偽甄別之態度更嚴謹，有使成爲代表大唐欽定大藏經之用意，智昇編撰此錄，係參酌六朝以來各錄之分類法，別爲大乘三藏，小乘三藏。大乘三藏中，又分爲般若、寶積、大集、華嚴、涅槃、五大部外重譯、單譯之經典。連同大乘之律和論，合而成爲大乘三藏。以此等爲主體，再收入小乘之經、律、論和西土之聖賢集傳，此錄共收入一千零七十六部，五千零四十八卷，爲極具權威之巨著，宋以後刻版藏經，多以之爲校合之實本，茲將其內容列次。

開元釋教錄：

- 一、正錄：總集群經錄——卷一至卷十。
- 二、別錄：別分乘藏錄：

- (一) 有譯有本錄——卷十一至卷十三。
- (二) 有譯無本錄——卷十四至卷十五。
- (三) 支派別行錄——卷十六。

有譯有本分類之細目又列次：

- 一、菩薩三藏(大乘)錄：

- (四) 刪略繁重錄——卷十七。
- (五) 補闕拾遺錄——卷十七。
- (六) 疑惑再詳錄——卷十八。
- (七) 僞妄亂眞錄——卷十八。
- (八) 大乘入藏錄——卷十九。
- (九) 小乘入藏錄——卷二十。

- (一) 菩薩契經藏：

- 般若經新舊譯。
- 寶積經新舊譯。
- 大集經新舊譯。
- 華嚴經新舊譯。
- 涅槃經新舊譯。
- 五大部外諸重譯經。
- 大乘經單譯。

- (二) 菩薩調伏藏(大乘律)。
- (三) 菩薩對法藏(大乘論)：

- 大乘釋經論。
- 大乘集義論。

- 二、聲聞(小乘)三藏錄：

- (一) 聲聞契經(小乘經)藏。
- 根本四阿含經。

長阿含中別譯經。  
中阿含中別譯經。

增壹阿含中別譯經。

雜阿含中別譯經。

四含外諸重譯經。

小乘經單譯。

(二) 聲聞調伏(小乘律)藏：

正調伏藏。

調伏眷屬藏。

(三) 聲聞對法(小乘論)藏：

有部根本身足論。

有部及餘支派論。

三、聖賢傳記錄：

(一) 梵本翻譯集傳。

(二) 此方撰述集傳。

智昇此錄，兼有以往各錄之長，而創新之處尤多，派別分類，即自智昇始，而其子注詳細，又爲他錄所不及，其中有長達數百言者，儼成提要，使學者讀子注即知該典梗概。

### 十三、貞元新定釋教錄

圓照於貞元十五年(西七九九)編纂「貞元新定釋教錄」二十卷。將一百三十七部，三百四十三卷、合三十帙之經典，編入智昇的「開元釋教錄」中，以爲其續藏，此開元、貞元大藏目錄，即成爲自唐經五代至北宋初之大藏經內容，共爲一千二百五十八部，合五千三百九十卷，收入五百零十帙內，書寫傳播甚廣。

### 十四、大中祥符法寶錄

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天下以後，也效隋文帝、唐太宗的故事，與隆佛教，不遺餘力，以圖挽救唐武宗會昌法難被破壞後的佛教事業，除從事全國性的造寺、造像、度僧以外，最大的功德，是將過去手抄佛典的落伍方法，進行開雕北宋敕版大藏經，自此版刊行以後，中國的佛教經典的流通，乃發生了革命性的進步。至

太宗，更乘外來僧天息災、施護的來朝，乃在太平興國寺設立「譯經院」，開始大規模新譯經典，這譯經院組織之龐大，與玄奘大師的譯場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至太平興國三十年，就譯出了四百十三卷之多，均被收入大藏中。眞宗大中祥符六年(西一〇一三)八月，趙安仁奉詔編修「大中祥符法寶錄」二十一卷。此太平興國寺又同時設立印經院，合譯經院共稱爲「傳法院」，新譯的經典，亦全部在此開版刊行。

### 十五、天聖釋教錄

仁宗天聖五年(西一〇二七)三藏惟淨，又將續譯出的經典入藏，進上「天聖釋教錄」二帙。此時，宋朝的欽定大藏經之定數，已成爲六千一百九十七卷矣。

### 十六、景祐新修法寶錄

景祐三年(西一〇三六)宋綬續修「景祐新修法寶錄」，自祥符四年至景祐三年之二十六年間，編成新譯經典凡一百六十一卷，如此，則宋一代之新譯經典共爲五百七十四卷。

### 十七、至元法寶勘同錄

元朝大定十八年(西一一七八)潞州之崔法珍會斷臂募刊金刻大藏經，此版傳承至元代之至元二十二年(西一二五三)湛然居士耶律楚材書寫「補大藏經板疏」，以此版爲準予以補雕，以作爲元首都之欽定大藏經。開元寺之慶吉祥等，即奉元世祖之敕命，集撰「至元法寶勘同錄」十卷，此錄的特點，是會與西藏大藏經對校，「勘其異同各乘方言，精加辨質。」「科題總目，號列群函，標次藏乘，互明時代。」過去製作佛典目錄者，僅在分類與真僞上下工夫，至於與別種文字的大藏校讎，應自此錄始。值得重視，而不可以「重於校讎而略輕於目錄。」相訾議。

### 十八、大藏聖教法寶標目

元朝的佛教與西藏同源，自據有中原以後，對漢民族實施軍事統治，但由於同信佛教，圖以佛教安撫漢人之心，所以對佛典之整理，相當重視。在慶吉祥的「至元法寶勘同錄」以外，尚有

王古的「大藏聖教法寶標目」此錄全屬提要體裁，對各經論教理的內容，傳譯的淵源，譯本的分合同異，一一論列，文簡而意賅，爲佛典目錄中空前之作。

### 十九、杭州路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目錄

元軍將南宋完全滅亡以後，以臨安爲行都，大明慶寺之寂堂思宗師，以吳興思溪法寶資福寺之印經坊及大藏經版本，被元兵付之一炬，乃請來諸山禪教大德，計劃再雕大藏經，並邀請白雲宗主古山道安及其宗門宗徒協助，古山道安答允以後，即行北上元之大都燕京，請求公認白雲宗門並設置僧錄司獲准，即遣返江南，在南山普寧寺設置大藏經局，開始大藏經之開版，旋於至元十八年（西一二八一）再度北上時，示寂於燕京之大延壽寺。此後，出版大藏經之事，即由其門下月潭如一、如志、愚叟如賢等負責進行，乃於大德三年（西一二九九）普寧寺比丘如瑩製作「杭州路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目錄」四卷，得峩嶓山崇聖寺比丘師正之校勘出版。

### 二十、大明南藏目錄

明朝會出版「大明南藏」，於萬曆三十四年（西一六〇六）由南京禮部祠祭請吏司製作「大明南藏目錄」，這可能是由政府機關官吏編纂的第一部佛典目錄。繼之，又頒訂「請經條例」。此錄內容自「天」字函之大般若經，至「石」字函之圓覺經註疏，般若心經集註爲止，共六百三十六函，六千三百三十一卷。因印刷用紙和裝幀法的不同，有三等九級差價，向天下發售，上等一藏代價爲銀二百八十九兩八錢二分八厘，最低級者爲六十四兩六錢五分二厘，儼然成爲大明朝之公營事業，此一例規一直延用至清初約達二百年之久。

### 廿一、大明三藏聖教目錄

明成祖於永樂元年（西一四〇二），將首都遷往北平，並改爲北京，敕命仿照大明南藏鑲刻大明北藏。依萬曆十二年（西一五八四）十一月二十日神宗御製續入藏經序，此續藏內容，自華嚴懸談會玄記至第一希有大功德經止，共有四十一函，四百卷。

合正藏則成爲六百七十八函，七百七十二卷龐大之大藏經，製作有「大明三藏聖教目錄」四卷，「大明續入藏目錄」一卷。

### 廿二、劃一目錄

中國漢文大藏經，過去無論書寫或出版，其裝幀法先是卷子本，後是折帖本，使用不便而且價昂。袁了凡居士在雲谷法會參禪之時，遇及幻余、法本二位法師，談及明之北藏板木藏於禁內，請經不便，不如另行出版使用方便，而又價廉之方冊本藏經。此議當爲密藏道開和陸光祖、馮夢禎二居士之贊同，陸光祖即於萬曆十二年（西一五八四）元旦，寫就「募刻書冊大藏經緣起序」，於十四年秋與紫柏大師、達觀真可、密藏道開，偕同往訪憨菴開版，後因地處偏僻，氣候寒冷，資材運送等種種之不便，乃遷至江南杭州徑山之興聖萬壽禪寺寂照菴內，直至清康熙十五年（西一六七六）二月方告完成，前後歷九十二年，較原定十年完成之時間，超出八十二年之久，由此可見前人恆毅的願心，實足令人敬佩。此藏在嘉興楞嚴寺經坊裝訂成方冊本，向天下發售。此寺爲此藏製作「劃一目錄」，此即我國第一部方冊本大藏經目錄。

### 廿三、閱藏知津

明末，智旭大師製「閱藏知津」，頗師王古之意，係用提要體裁，任公認爲：「只抄寫各經篇目，未能絜全書綱領。」故較王古爲遜，其內容如次：

閱藏知津：

一、經藏：

（一）大乘經：華嚴部。

方等部：顯說、密咒——經、儀軌。

般若部。

法華部。

涅槃部。

（二）小乘經：

二、律藏：

- (一) 大乘律。
- (二) 小乘律。

### 三、論藏：

- (一) 大乘論：

釋經論：西土、此方。

宗經論：西土、此方。

諸論釋：西土、此方。

二、雜藏：西土撰述，此方撰述。

- (一) 懺儀、
- (二) 淨土、
- (三) 台宗、
- (四) 禪宗、
- (五) 賢首宗、
- (六) 慈恩宗、
- (七) 密宗、
- (八) 律宗、
- (九) 纂集、
- (十) 傳記、
- (十一) 護教、
- (十二) 音義、
- (十三) 目錄、
- (十四) 序讚詩歌、
- (十五) 應收入藏此土撰述。

藕益大師智旭的「閱藏知津」，雖然「只抄篇目，未挈全書網領」，對學者之指引方面說有缺，但在校讎方面，却有很大的功用，日本明治十四年八月所完成的「縮刷大藏經」，就是根據「閱藏知津」而進行校合、分類的。

自智旭大師的「閱藏知津」以後的三百多年來，再無其他佛典目錄之出現，這一段時間，可能是自道安大師的「綜理象經目錄」問世後，間隔最久的一個時期，因為在以前的每個朝代，隔不了多少年，即有一部佛典目錄出現，其原因何在，豈今人之不如昔焉？

## 丁、結語

中國漢文佛典，自不見重於儒家目錄後，先哲乃自行編纂佛典目錄，自道安大師製作「綜理象經目錄」起、千餘年來，後起之者，可謂「前仆後繼」，過去由於製作佛典目錄之人，都是學貫儒佛，深入三藏的高僧、大德，所以對目錄之分類、考證、校讎，日新月異，精益求精，致使佛典目錄成爲中國目錄學中之翹首，無有可與之倫比者，故紀曉嵐編四庫全書，不得不師事法經，佛典目錄對中國目錄學之影響，由此可見。

佛典目錄，不但與四庫全書立於對抗的地位，且居於領導的

地位，姚名達氏說：「儒家儘管排斥佛教，而佛教依然盛行，佛書依然不朽，這足見一般目錄學家拘守四部，不耻佛道的無聊：時至今日，仍有迂腐的人說中國很少宗教書，真是可笑至極。」這幾句話，乃客觀之言。觀儒家學者，在這二千年中，目錄學一門，可說滯阻不前，在此引用莫德惠先生序「中華大藏經」的幾句話，最足爲儒家治學的寫照，他說：「釋教之有大藏，猶儒教之有四庫也，顧四庫以漢書藝文志爲濫觴，代有增益，編目而不集書，至永樂大典，雖集書而不刊版，是以隨收隨散，今日不惟漢唐著錄及永樂大典不可畢覩，即四庫全書當日抄錄七部，兵火戰亂之餘，輾轉携至台灣者，亦只一部，可謂不絕如縷矣。」這段話，應是自以爲尊的儒家學者引爲感傷之事，反觀佛典，每有一次新編佛典目錄行世，自隋唐開始之隨編隨寫，至宋之隨譯、隨編、隨刻，故不但佛典目錄「代有增益」，所有佛典保存完好，但數量充斥，予取予求，故欲復興中華文化，儒家學者速宜揚棄過去迂腐、偏狹、嫉妬的觀念，努力學習佛家的治學精神，庶幾乎可以挽救日漸西沉的儒學。

現值國難時期，政府偏居台灣海隅，但佛教在這二十多年中，先後刊行有「大正藏、卍字藏、卍字續藏」數版之多。而今，有心之士如已過之于右任、趙夷午、屈文六等老居士，竟發宏誓願，毅然繼往開來，發起修訂「中華大藏經」，以填補自清龍藏以來三百年的虛空。在此，我們希望從事修藏實務的諸位大德，能竭盡心智，出版一部善本大藏經和善本佛典目錄，這不但是我國佛教界的期待，即世界佛教甚至學術界，亦均在翹首望盼者也。

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廿日智銘撰於日月潭玄奘寺後山茅棚。

註：本文參考資料：

- 一、姚名達著：目錄學——商務印書館出版
- 二、梁任公著：佛學研學十八篇——中華書局出版
- 三、小川貫式著：大藏經——日本大藏經會出版
- 四、陳致平著：中華通史——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
- 五、佛學大詞典——台北華嚴蓮社出版
- 六、辭海——中華書局出版